

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哈辛托·貝納勉特（西班牙）

Jacinto Benavente

得獎評語：

「由於他以適切之方式，延續了戲劇之燦爛傳統。」

11/10/1902

頒 獎 辭

諾貝爾委員會主席

霍爾斯陶穆

哈辛托·貝納特特將他富於想像力的天賦，主要投注於劇院，而且他似乎是透過各種經驗，有條理地朝向戲劇發展。然而對這位想像力豐富的藝術家而言，條理彷彿是他整個靈魂直接而自由的表現。沒有人能花更少的心力而獲得與他一樣的成就。

貝納特特之所以能不斷地從事戲劇，是出自他那罕見的完整而和諧的天性。他所愛的不只是戲劇藝術和劇院的氣氛，他對戲劇以外的生活和真實世界的種種，也有同樣的感情，並且希望將它們搬上舞臺。這不是對生命浮淺而不具批判的崇拜。貝納特特以最靈敏的雙眼觀察世界，以圓融的智慧度量他所見的。他不允許自己被任何人或任何思想所蒙蔽，甚至也不受自己的想法或傷感影響。然而他給人的感覺並不是痛苦的。

他的寫作因此得到最突出的特質——悠美。特別是在我們的時代，市場上對它的需求甚微，而大多數人並不認識它，因此更顯出「悠美」的難能可貴。它是權力平衡、自我紀律及藝術保證的象徵。尤其它本身並不是一個目標，而僅是一種明顯的努力，它的特色深印在純粹的造型過程之上。故而，它不僅巧詣表象，影響風格；而且在主題處理及每一行的描摹文字中，決定了各自

的比例。

貝納勉特的情形正是如此。他所獲得的效果，在強度上可能起伏極大，然而，卻皆植基於明銳的機智技巧及嚴格忠於主題的表現之上。他將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不顯斧鑿之痕，也不故作誇張。他所經營的題材或許多少顯得豐富與有趣，但卻永不龐雜。這是貝納勉特作品中的古典性格。

然而，如果我們取消「寫實」一詞習慣上所挾帶的那些社會傾向的味道、平庸陳腐的哲學，或追求結果的那種大力掙扎，那麼，貝納勉特作品主要的趨向是寫實的。追尋生命之豐富與活潑、重塑劇中人物的戲劇與意志之間的掙扎，在文學中儘可能地追求真理——這是他主要的目標。當他致力於另一些上述之外的目標時——例如：刺激思想、解決問題、消除偏見、擴大人性同情等——他必定極端謹慎，不使這些目標與文學描寫的客觀精確性相混淆。即使當他面臨一個劇作家最大的誘惑：從事戲劇與舞臺表演時，他仍是嚴守這一非凡的分際。無論一幕戲劇如何易於以增強衝突與情節的緊張、以添加較多煽情的色彩、或以推導情緒至最高潮，來吸引觀眾，貝納勉特絕不肯因此而犧牲文學的真理：他絕不容許主調的混淆。他是一個罕見的戲劇天才，他的想像力本身與舞臺的法則絲絲入扣，但他卻又能避免劇場及所有其他一切虛飾的陋習。

他的創作尤其表現於喜劇，但「喜劇」一詞在西班牙，要遠較其他地區涵蓋面更廣；它包括了不以悲劇收場的，通常所謂的「中產階級戲劇」。這類戲劇加以悲劇收場，則稱之為「正宗戲劇」，貝納勉特也曾撰寫過這類劇本，包括著名動人的「錯認的愛人」（一九一三）。他同時並

寫作了許多浪漫與幻想的作品，其中有些深含詩的境界，尤其有小部份詩藝已入化境。

然而，他的中心意義還是表現在喜劇，如上所述，他的喜劇可以是嚴肅的，也可以是輕揚的。他尤其在短篇喜劇上有獨到的造詣，這在西班牙文學中，隨古老而輝煌的傳統發展為一項獨特的文類。在短篇喜劇中，貝納勉特以他信手揮灑的機智與喜劇，以他影響深遠的純良品質，加上他包羅萬有的優雅文筆，已隱然成為一代大師。此間只略提一些代表作：「小小不言」（一九〇八），「愛之懼怖」（一九〇七），「禁煙」（一九〇四）。此外尚有許多傑作，充滿了愉悅的嘲諷，即使有衝突，也是輕淡而高雅的，風度翩翩，裙袂悠揚，尖利的干戈常為之化為玉帛。

在貝納勉特較大型的作品中，我們會看到許多迷人的生活圈子與主題表現。這些作品取材於農人的生活，於都市社會的各個階層，於藝人世界的形形色色，尤其是流浪歌團的悲歡離合。貝納勉特以強烈的人性同情來擁抱後者，常將流浪藝人的生涯看得比許多其他階層為重。

但在馬德里與摩拉里達這兩個上層社會的中心都市，他處理的主要是上流社會的生活型態。摩拉里達是地圖上沒有的地名，但陽光亮麗，思古幽情，包含了加斯提爾省城的典型特色。在貝納勉特的「喜劇演員的同伴」（一八九七）中，野心的政客來到此地，意圖糾集能力尚未腐化的民衆支持，為一個含混模糊的理想奮戰；在「州長之妻」（一九〇一）中，自負的野心夢想有更大的舞臺，來施展它更大的抱負。摩拉里達恰如行星世界，為馬德里所吸引與照亮，因此，若不与馬德里對照，便顯不出它全部的喜劇力量。

首都馬德里的精神內涵，透過人物命運的起伏浮沉，大致可以使人一窺堂奧。而人物命運的

起伏浮沉，以及流行的風尚和文化的面相，則是由社會階層所決定的。在貝納勉特的藝術中，我們看到一種輪廓分明的發展。他首先強調環境的描述，以繁富的色彩、生活與性格，來表現劇中的人物。戲劇因素的本身，與其他所有道具一樣，一直隱而不彰，主要只是爲了保持劇情進展而已。它的功能是在一幅由團體組成、而有強烈個人景觀的圖像中，組合生命之輪迴。他殫精竭慮地創作一面忠實而藝術化的鏡子，來反映真實，然後，就由這面鏡子自行談話。

後來他的作品變得更加嚴謹。雖然它是按照更強烈、更深刻及更強調心靈的戲劇衝突來安排的，然而，它差不多簡單到如同作者只在描述社會的軼事。其中描述的人類命運沒有虛飾、沒有抽象、沒有孤立。就如以前，它們仍然連接周圍的世界，但是內容非常有限，僅展現了戲劇觀點的核心深處。尖銳個性的刻劃，只到達恰使動作明白的程度，心理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貝納勉特寫作前並無費力的準備工作，看上去似乎一點準備也沒有。每一段情節的再現，有如生活中的遭遇，它或許會令人吃驚，但細想一下，實際生活不也是如此。這種技巧也是純寫實的，並沒有自古代悲劇去找尋模式。此種戲劇的主要功能並非總結過去的事物，其中的對白也不是爲了發現過去。所發現的事物是來自生活本身自然的動作。

廣泛而言，貝納勉特並不要使旁觀者吃驚。他的目標是解決衝突。這種解決方法即使帶有憂愁及悲傷，也是融洽的。這種融洽的達到是由於認命，而不是厭倦、或冷淡、悲哀，並且沒有特別的姿態。劇中人物受苦，與他們的束縛掙扎，受幸運的吸引（達到幸運是越過別人的幸運），他們計畫，自己也計畫周遭，從自我的抑制中，得到更清楚更寬大的情景。最後的結論不是熱情

，也不是自我，而是精神的價值。這種精神是非常偉大的。如果沒有它，自我將變得貧乏，幸運也成爲空虛。這種決定並沒有向命運投降，僅是個人按直覺去自由地選擇命運，然後去面對它的後果。我只有時間提出他一兩個奇怪、簡單又寧靜的劇本：一九〇二年的「征服靈魂」，一九一五年的「自尊」、一九一六年的「白色盾章」。其他還有許多價值相等的劇本，多少亦與這些有相似之處。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獨特的純潔人性。初看令人吃驚的是尖刻敏銳、華而不實的諷刺家風格，而他辭句緩和且不帶任何感情的表現方式，與他所受的教育也完全相合。事實上，他的作品各種特質都配合得很好，他悠美的結構具備了典雅的特色，他的感覺、觀察力也都組織嚴密而平衡良好，並且清晰有遠見。他簡單表現方式與靜寂的語調同源。

然而，條賴裔的讀者時常可由他的作品而想到：甚至像這樣美好的藝術，也會產生自和我們不同的民族風格和不同的詩歌傳統。我們所喜歡的那種抒情詩，至少在戲劇中，也許對拉丁語系國家來說是全然陌生的；半暢快的作品，其中缺乏自然及人類的靈魂，雖然，人所有的一切是表達出來了，或者似乎能表達出來。它們的思想容或敏捷而有才氣，而且清晰明瞭。但是，我們往往覺得還缺乏力量，只屬於空漠的環境，內心的生命也較弱。而南方的人們在批評我們的藝術時，也許亦會提出相等的重大缺點，但是我們必須彼此習慣，去欣賞我們所瞭解的美，而不必去探究上述使我們不滿的美學判斷。

西班牙人貝納迪特在他的著作中，放棄了喜劇性的社會和個人的描述，而涵蓋了更複雜的思想，並且試者去解釋我們時代所有的不安及願望。我們不能像他的同胞一樣愛慕他，只是由於文

學傳統的隔閡。他一九一五年的「星帶」及一些其他作品的情況，正是如此。

我沒有提到他的藝術界限，而要談他的手法在他的國家及時代的特質。我相信恐怕沒有其他的現代劇作家，能像他那樣，用忠誠的態度描述多方面的生活，而又那樣接近現實。雖然其內容簡單，崇高的藝術是歷久不衰的。西班牙的詩歌傳統是堅強、大膽，完全的寫實主義，且有豐富的成長能力；在喜劇性的精神裏表現了獨特的風韻，那是愉快的、基於現實的，而不是止於對話的機智而已。貝納勉特的作品證明了他是屬於這種傳統。其作品的獨特結構，一方面表現出現代的喜劇，另一方面卻蘊涵了古典的精神。他已經證明自己夠資格作為古代充滿活力的詩歌傳統之繼承者；而這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勝言詮的。

註：貝納勉特沒有正式的致答辭。

（陳曉林譯）

利害牽制

哈辛托·貝納魁特 著
劉 啓 分譯

劇中人物表

男角色：

雷安德洛（簡稱：雷安——流浪者）

克利斯賓（克利——流浪者）

阿羅雷昆（阿爾——詩人）

隊長（隊長——軍人）

波力奇森納（波力——巨商）

旅館老板（旅主）

法官、秘書、侍者、衛兵、「褲子」先生

女角色：

波力奇森納太太（波太太）

露兒維亞（露兒——波力之獨生女）

西蕾娜（蕾娜——寡婦）

郭羅必娜（必娜——西蕾娜的女佣）

李茜拉（茜拉——西蕾娜的女友）

羅拉（羅拉——西蕾娜的女友）

第一幕

開場白：短幕、背景是門、門上有一張掛毯。克利獨白。

迷棚上正演着一齣古老的鬧劇，有一位疲倦的腳夫在村舍裏休息，許多單純的村民在廣場上溜達，看着像巴黎新橋的大都市之各種比賽，達巴林蓋了一座木造的臨時攤，引起了路客的注意。一位嚴肅的法官勒住他的牲口，看這熱鬧暫時忘記了愁緒，即使他聽那些奉承夫人的媚語或流浪者的粗語也不馬虎，在這裏，他抒懷了一小時又一小時，以微笑遮蓋著飢餓的肚子。主教、上流女士和華麗馬車上的大人們，也像僕從、兵士、商人、學生一樣。各色各樣的人物比任何地方都熱鬧，嬉笑的聲音比舞臺上的更大，嚴肅的人笑那些做白日夢的，智者笑愚者，賤民笑大人先生，偉人看着賤民在笑，思想使他歸於安靜；窮人也笑！笑，和藹的笑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。有時，鬧劇上出現王子們的皇宮，非常高貴的人物，諷刺着他們的主人，但很自由自在的毫無顧慮。什麼都有，同時給予所有的人。村上流傳着嘲弄、惡言和一些格言，在那村上永遠緩和着聽天由命的哲學，他們對世界不存奢望，因此流露着不含憎恨和痛苦的笑。後來，從這些人中產

生了高貴的執行人士，盧達①、莎士比亞、莫里哀、像王子們熱戀着神仙的故事，Cenicientos 走上了詩歌和藝術的最高座。這鬧劇並不以光榮的家世而感到驕傲，只是不安的好奇心的驅使變成今日的詩人。這是一幕假鬧劇，胡鬧的故事。毫無一點真實性，你們會看見從來沒發生過的奇事，它的人物既不是男人又不像女人，是傀儡或厚紙破布所做的木偶，繫着粗線，可在日光下，或更接近的地方看到的線。它像義大利「藝術」的喜劇，像荒誕的假面具戲劇，但這並不是經常可見到的通俗化，因他含有一段冗長的沉思而完成的。作者是一位在這時候芸芸大眾中的一位普通觀眾而已，可是這是他首創的戲。作者只要求各位像小孩一樣天真地笑吧。世界是老舊了，成熟了；藝術却不可老邁，它像小孩偽裝着喃喃自語……。這些義大利戲中的丑角搬演小孩似的稚氣，以娛各位。

● 盧達：(Lope de Rueda, 1565—?) 西班牙十六世紀風俗戲劇家，著有短劇 (Posos) 及傳奇性喜劇等，請參閱拙作「西班牙文學」一書。

第一場

某城市的廣場，左面有間旅館，門面還可觀，門上掛着「旅館」招牌，還有兩個門環。

景一：雷安和克利由左邊出場

雷安：克利，這真是一個大城市，在這裏真可享受一番權勢和財富的滋味。

克利：兩個城市呢。是上天安排給人們的最佳去處。

雷安：克利，你說是兩個城市？我知道了，一新一舊，橫跨河流的兩端。

克利：管它是什麼新城舊城，我說的兩個城市是指世界上的都市皆一樣；一個有錢人的，另一個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的。

雷安：不爭這個了。我已經厭倦了到處流浪，希望在這裏稍微休歇一下。

克利：我不。我生來就注定了要做個流浪王國的自由人士，不屬於任何地方的人。如果不能安居樂業，並且好好享福，是難於定居的。不過，這個城市有這麼漂亮的廣場，我們若能像一位英明的隊長善加籌劃戰略，必能有所斬獲的。

雷安：我們的裝備差得很呢！

克利：是男子漢，就要有大丈夫的氣概，讓人刮目相看。

雷安：只有這麼一點財產，倘把衣服賣掉也許還可以換取些金錢。可是你卻不要。

克利：不可再把這層皮剝下來了！人們是只看外表的啊！

雷安：克利，那麼我們怎麼辦？我的肚子已經在咕嚕咕嚕叫了，身體也疲倦得很呢。

克利：在這裏只要靠智慧和恬不知恥就能表現天才。你啊，最好裝傻，少開口說話，這樣就能表現出你是一位高尚人物；我就要把你改頭換面一下，人們問你時，要神秘地回答，講話的時候，謹記着要板着面孔，一表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；像一位受刑人的模樣吧。你年輕又英俊，迄今你都在糟蹋你的人品，應該是一展雄圖的時候了。聽好，人要靠運氣才會被人發現優點的。誠然，謙虛也不可少，但自誇也需要。倘不，那麼他是一無所成了。我們是市場上的貨物，我們的價值就得看商人是否有鑑賞力。我向你保證，要把你這一塊玻璃變成寶玉。現在我們就去敲旅館的門，而後，還得稍加留意廣場上的動靜。

雷安：住旅館？怎麼付錢呢？

克利：如果你害怕，那麼我們只有去住病院或慈善機關了，不然就沿街求乞，甚至更勇敢一點，到路上去打劫，否則，我們的生活就沒有其它可依賴的。

雷安：我身上帶有介紹信，找找市上有沒有肯雇用我們的人。

克利：把它撕毀吧！不要再想這種卑賤的行爲。我們不是已到處碰過滿鼻子灰了嗎？什麼鬼介紹

信！第一次去時，禮貌遇到又慇懃招待，讓你有賓至如歸之感，第二次呢，就說主人不在，第三次連大門也不開了。世界真是個交易所，商場使人予取予捨。

雷安：但我一文不名，怎麼辦？

克利：何必自感賤職！男子漢大丈夫何怕一無價值？男人可當兵，果斷便能取勝；可爲人之丈夫或當女人的傾慕者，甜言蜜語，便能醫癒傷心的淑女或失歡的上流女士；能當大人的僕佣，拍他的馬屁，就會飛黃騰達，能做的事可真不勝枚舉。只要能往上爬，抓住任何階梯都
有用。

雷安：如果連階梯也沒有呢？

克利：我的肩膀讓你站，你就升高了。

雷安：倘我們都站在地面？

克利：怎麼可以如此。（敲擊門環）看門的！喂！有人叫門啊！老闆或魔鬼！沒人在呀？像什麼樣的旅館？真是的。

雷安：你的嗓子真大。從來沒有看過你這麼神氣。

克利：要有派頭才有希望啊！（再叫門，更兇）有人在嗎？！喂！喂！裏面都是一堆妖怪！

旅主：（內面）誰呀？這麼大的嗓子，好大的派頭，稍等一下，馬上就來。

克利：不能再等了！人家說這間小小客棧是專門招待高尚人士。

景二：上述人物，加上旅館主人，二位侍者從裏面走出來

旅主：（走出）不是客棧，是旅館，許多大人曾在此歇腳過。現在也有呢。

克利：我真想看看你所說的是什麼大人物。他們只不過是小偷罷了。沒有看過大人物的人常常大驚小怪，裝模作樣來掩飾對我們的怠慢。

旅主：真是魯莽無禮的傢伙！

雷安：這位僕從常常表現得太熱心。我想在貴處稍歇幾天，請替我們準備兩個房間，一間給我僕從，一間給我。這樣，不再打擾了。

旅主：多包涵，包涵。如果閣下叫門……主人卻比僕從溫和謙恭多了。

克利：我的主人一向都是彬彬有禮；而我服侍他也相當盡職，從來都沒有差錯，請帶路。

旅主：沒有攜帶行李嗎？

克利：你以為我們的行李是像兵士的背囊或小學生的書包？真是！我的主人有八車行李。他先來這裏查看一下，如果適合，行李馬上就會運來。並且他負有某些特殊任務。

雷安：閉嘴！怎麼如此多話。特殊任務也要洩漏嗎？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行踪，你的嘴巴可要負責……（威脅他，拍拍劍柄）。

克利：救命呀！他要殺我了！（跑）